

一个欧洲故事的模板：人可能进入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是鬼与神的世界。

在机缘巧合下，人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

现代文明下一连串诡异的女性失踪案件，看起来与这些故事惊人地相似……

The Mysteries

精灵迷踪

悬疑小说系列

丽莎·图托 著

林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Mysteries

精灵 迷踪

悬疑小说系列

丽莎·图托 著

扈喜林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MYSTERIES© 2005 By Lisa Tuttl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ing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地区独家
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 9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灵迷踪 / 图托著;扈喜林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366-8632-8

I.精... II.①图...②扈...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9329 号

精灵迷踪

JINGLING MIZONG

丽莎·图托 著

扈喜林 译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周英斌

责任编辑:周英斌 武孝武(特约) 责任校对:周英斌

封面设计:金乔楠 版式设计:曹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mm×1100mm 1/16 印张:19.5 字数:281 千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6-8632-8

定价: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1	第 1 篇 乔
5	第 2 篇 劳拉
21	第 3 篇 本杰明
24	第 4 篇 乔
37	第 5 篇 欧文
39	第 6 篇 潘丽
55	第 7 篇 詹姆斯、唐纳德和托马斯
59	第 8 篇 休
84	第 9 篇 詹妮
92	第 10 篇 阿曼德
93	第 11 篇 艾婷
102	第 12 篇 艾米
121	第 13 篇 里斯
123	第 14 篇 潘丽
138	第 15 篇 佛瑞德
151	第 16 篇 潘丽
160	第 17 篇 玛丽

163	第 18 篇	佛瑞德
182	第 19 篇	艾黎大留士
184	第 20 篇	劳拉
197	第 21 篇	实用性
198	第 22 篇	波利
221	第 23 篇	卡罗琳
224	第 24 篇	潘丽
238	第 25 篇	潘丽
248	第 26 篇	潘丽
253	第 27 篇	艾黎
255	第 28 篇	潘丽
264	第 29 篇	威廉
267	第 30 篇	潘丽
280	第 31 篇	麦克罗伊的妻子
282	第 32 篇	詹妮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离奇的事莫过于父亲的失踪。

事隔多年，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当时我九岁，妹妹希瑟七岁半。那是9月末的一天，虽然按理说夏天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开学好几个星期了，但是，天气的热劲依然不减，阳光仍是那么强烈，只有草木颜色的稍许变化向人们略微透露出季节变化的信息，但此时你却很难与美国中西部漫长的冬季联系起来。这样的好天气很快就会过去，所以，星期六早晨，我母亲宣布带我们去郊外野餐。

像往常一样，爸爸开车。车子走出密尔沃基市的时候，固定在仪表板上的定位系统——这东西一直让我着迷——告诉我，我们正在朝西北方向行驶。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远，那时候，驾车出行非常单调，尤其是路途很长的时候。但是这一次，我们出发不久就停了下来。爸爸将车停在路边，这里前不着村后不挨店。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空旷田野。远处，有一处农舍，几头奶牛在旁边的草地上吃草。其他什么也看不到：没有公园、树林，没有海滩，连一张野餐桌也没有。

“就是这儿？”希瑟嘀咕着，语气里满是怀疑。

“不是，还没到呢，”妈妈说。爸爸几乎在同时说：“我必须看一个养马的人”。^①

^① see a man about a horse，这是一句俗语，是男人要离开小便的委婉语。“see a man about a dog”意即看一个养狗的人，与前句同一意思，只不过后者更为普遍——译者注。

“你说的是‘养狗’的人吧，”希瑟咯咯笑起来，“看一个养狗的人，而不是养马的人，真有意思。”

“这次，很可能是马，”他说，推门下车的时候向她眨了眨眼。

“你们小孩子乖乖呆在车里，”妈妈厉声说，“他马上就回来。”

我的手早已放在门把手上，这时用力往下按：“我也要去。”

妈妈叹了口气：“好吧，但你不能出去，希瑟，就在这儿坐着。”

“洗手间在那里？”希瑟问。

在妈妈张嘴回答她之前，我已经回手关上了车门。

爸爸距离我只有几步之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慢慢向田野走去。他走得不慌不忙。走着走着，他还弯下腰去摘了一朵黄色的小花。

这时，一辆小汽车从另一个方向沿着马路开过来：车身的烤漆在耀眼的阳光下发出炫目的亮光——离我们还远。脚下的田野平坦得出奇。环顾四周，视野开阔。驾车出行的人一般是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歇息的，因为周围连一棵歇凉的树也没有。父亲步履悠闲，看不出他遇到了什么让他绝望的事情。我跟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走着，跟随着熟悉的背影，看着他径直向前面的那块田野走去。

就在这时，父亲的身影突然消失了。

我用力眨了眨眼睛，使劲瞅着，随即一阵风似的跑到刚才父亲站立的地方，脑海里想的只是，他可能是跌到了，或是不小心掉进某个隐蔽的沟或洞里了。可是，当我跑过去的时候，还是看不到父亲的踪影，也看不到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地面平坦而又致密，哪有什么裂缝！脚下的野草还没有我的膝盖高。我惊恐地环视四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惊叫。我转过身，一辆车已经挨着我们的车停靠在路边，那是一辆敞篷的黑色老爷车，车身锃亮。这就是刚才那辆从相反方向驶来的汽车。我母亲已经走下车，正焦虑地与从对面车上下来的几个人说着什么。他们一共四个人：身穿西装、长着髭须的男人，戴着软沿遮阳帽的女人，还有两个姑娘。

母亲在叫我。我惶恐不安地走回汽车旁边。希瑟还呆在汽车后座上，看见我走近，她把脸紧紧地贴在车窗上，鼻子和脸被挤得完全变了形。我心慌意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你爸爸呢，伊恩？”

我摇了摇头，闭上眼睛，希望自己赶快从噩梦中醒来。母亲上前抓住了我的两个胳膊，轻轻地摇晃着。“怎么了？他上哪儿了？伊恩，你肯定知道！你看见什么了？他跟你说了什么了？你一直和他在一起的！”

“我就在他身后，可他一转眼就不见了，”我急促地说。

“就是！”从老爷车上下来的那位妇女叫起来。她急切地点了点头。“一点没错！就好像眨眼之间，人就不见了。”她打了一个响指，像是在强调。

“当时我一直在看着路面，”男人说话了，语气中带着歉意。我隐隐感觉到，这句话他刚才已经说过一遍了。他清了清嗓子：“我没看仔细，但我确实看到地里有两个人影，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听见艾玛尖叫，我扭头一看——就只剩下这个孩子了。”

母亲的脸上显现出不屑、倔犟的神情，这种神情只有我和妹妹，或爸爸给她出难题的时候才会看到。这个表情意味着她不想和我们争论，她觉得那是浪费时间。

“带我去找他，伊恩，”她说，“告诉我他最后的确切位置。”

我按照她的要求把她领过去，虽然我知道这无济于事。

我们一次又一次，找遍了整个田野。一开始，我们的心情还算是平静，可是，随着心头越来越绝望，我们平静的呼唤变成焦急万分的大喊“爸爸”“乔”。从刚才那辆车里下来的几个人——这一事件仅有的目击者——也加入了搜寻的行列。

最后，天色暗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了下来，开车赶往最近的城镇。我们向当地警方报告了父亲失踪的经过。这时，开着老爷车的一家人又一次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位先生是一名法官，叫阿诺德·派克，他的妻子是主日学校的一名教师，夫妻俩在当地都是德高望重、家喻户晓的人物，就连他们两个总是一脸严肃的漂亮女儿也是诚实有加——所以，父亲离奇的失踪案件得以受到极大的重视。警方迅速组织了搜救队，还动用了警犬；临时从麦迪逊大学召来了一名地质学家担任顾问，告诉人们在哪些看似普通的地表下面可能隐藏着地洞或灰岩坑。

然而，搜寻一无所获，连父亲的一个脚印都没有找到。

同样奇怪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当天的情景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我迈着沉重的脚步急切地在荒野上四处搜寻，焦灼的阳光炙

烤着我的后脖子。脚下泥土和野草的气息、身边昆虫的低声鸣叫、父亲在失踪前弯腰采摘的那种小黄花的形状和颜色、母亲绝望的呼唤等等，都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在昨天。

真正奇怪的是，以上这段经历根本不曾发生过。

我父亲确实失踪了，但不是这样失踪的。

我的以上“记忆”来自于一本有关一些疑难案件的书。那本书是别人在我九岁生日之际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几个月之后，父亲就离奇地失踪了。书中有篇关于大卫·兰的故事。大卫·兰是田纳西州加勒廷市的一个农民。事情发生在 1880 年阳光明媚的一天，大卫·兰在穿过门前田野的时候，在全家人和两个前来串门的邻居面前，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把大卫·兰的失踪经过“嫁接”到了父亲的身上。所幸我还算明智，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别人。最终，这一虚幻的记忆慢慢地消失在生活的深处，就像伤口痊愈后自然脱落的结痂。

但是，这段离奇的记忆还有另外曲折的一面。

二十多年后，当我绞尽脑汁深入调查各类神秘的失踪事件时，我发现，所谓大卫·兰的失踪事件纯属子虚乌有，大概是有人突发奇想，根据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的短篇小说杜撰的，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个故事可能最早来源于 1953 年一家杂志上登载的一篇文章，后来被十多家报纸和杂志转载和“改编”。虽然后来经过私家侦探周密调查后发现，加勒廷市根本没有一个叫大卫·兰的农民，关于他的生平介绍和神秘失踪的叙述完全是虚构，但是这个故事仍旧被人们传来传去，在互联网上被到处转载，还不时地出现在一些专门收录神秘失踪事件的书里。而在另一方面，真正的失踪事件却往往被人们淡忘。

大卫·兰这个人虽然并不存在，但现实生活里，失踪事件却每天都在发生。

这里，我就来给你讲一讲其中的一些案件。

当时原以为案件已经结束了,但事后回想起来,却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本周周末,伦敦南部公园发现一具女尸。经辨认,死者是一年前走失的十六岁的中学生林茨·斯莱特。

在《卫报》的网站上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我禁不住惊呆了。我又把报道的第一段仔细重读了一遍,没错,林茨确实死了。

我将身子往后一仰,陈旧的皮沙发发出吱吱的响声。我把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那些猥亵的细节描写让我不忍卒读。我茫然地盯着左边和墙一样高的堆满了书的书架,外面世界的喧嚣顽强地钻进这间零乱的办公室。隔壁电视里的阵阵笑声和掌声、马路上大型货车发出的尖厉的刹车声、远处火车进站时轰隆隆的声音和阵阵的汽笛声,生活依旧如此。在此之前,我曾怀疑林茨可能已死,但怀疑毕竟是怀疑,而眼前它竟真的成了事实。

喉咙阵阵发痛,我已经无法咽下东西。我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感到难过,也为她的母亲难过,同时——从自私的方面来说,也为自己难过——我让她们母女失望了。

警方更让她们失望,因为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职责。我可以推说已经尽力了,但他们不能,因为他们拥有我难以企及的强大资源,他们曾认定林茨没有什么危险,只不过是一次负气出走而已。年轻人失踪的事情每

天都在发生,大多数人是自愿离家出走。他们一般是因为与家人不和而负气出走,还有的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朦胧理想。林茨十六岁,正值性情叛逆多变的年龄,经常逃学。有人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她从离家半英里远的小卖铺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包刚买的香烟。此后,人们再没有看见过她,直到几天前的一个清晨,有人在伦敦东南的西顿哈姆山森林自然保护区(Sydenham Hill Woods)遛狗的时候被灌木丛中的一具尸体绊倒,那具尸体已经腐烂。

据她过去的一个同学说,那是林茨喜欢去的地方。于是,我数次只身前往。那里有几条小路蜿蜒穿行于废弃的房屋和铁轨之间,她喜欢这种忧郁的浪漫。我想起冬日里迷蒙的光线、空气中湿土和落叶的气味、某种怪异的氛围。这些应该只有在人类生存和耕作的地方才会存在,可是现在,这里又重新成为一片荒野。我推测,如果林茨还在伦敦的话,她很可能要回那里看看。所以我去了好几次。当我在阴暗的林间小路跋涉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对她的了解越来越多,距离她越来越近。后来的结局证明我是对的,不过与原来想象的方式有所不同。我肯定不止一次地经过她尸体的藏匿之处。有可能她在失踪后的几个小时内就死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失踪发生的三个星期后,她的母亲来向我求助的时候,我已经无力回天了。

我继续往下读,恐惧袭上心头。我急切地想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他杀,自杀,还是死于一场意外?人们一般不会对冬天的夜晚步行前往西顿哈姆山森林。因为从林茨家到那里路途不近——如果要去那里,人们一般要坐公共汽车,而且公共汽车只有星期六或星期天天色尚早的时候才有。不过,人们往往意气用事——尤其是年轻人。

这是有人精心策划,还是有人故意诱她前往,然后起了杀机?

这时,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另外一幅情景:一个姑娘从一个狭窄的入口钻进一个洞穴一样的空间。我回想起一篇关于西尔维亚·普拉斯自杀情节的报导:她留下一张便条,说是要到远处走一走。之后,她带着一瓶安眠药,钻进了房屋下面一个小得几乎无法进去的狭窄空间。她蜷缩在那里,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林茨是自杀?

她母亲不相信她会自杀。林茨的母亲名叫詹尼思·列迪斯,她一口咬

定林茨根本不存在什么严重的心理问题。诚然,她在学校不怎么开心,但也不至于离家出走。她坚持说她们母女的关系非常融洽,如果林茨心情不好,她会看出来的。我想起,普拉斯的母亲也是这样,深信与女儿的关系非常好,但事实往往是,即使是最体贴的女儿也有不想让母亲知道的事情,有时候是毒品试验和性经历,有时候则是精心准备的自杀。

隔壁传来冲泡咖啡的声音,我也想为自己冲一杯咖啡。但是,我还是强迫自己回到这则消息上来。我继续往下读,迫切地想知道这个女孩出事经过。

可是,许多事情尚未查清。法医正在对尸体进行检查。下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警方说他们没有放弃希望。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片刻之后,我明白了。尽管林茨是首先被发现的,但这件事却和林茨·斯莱特无关。真的是这样。读报的人们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林茨的失踪事件也只有本地人知道,不可能成为全国关注的新闻,不会像一些犯罪活动一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也许,如果她再小两三岁,或者更漂亮一些,并且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自然就会有很多势利的记者将这件事渲染成为一件骇人听闻的重大刑事案件,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漠不关心。林茨·斯莱特失踪的时候,媒体就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现在更加淡漠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林茨的尸体被人发现了,而是因为还有别人的尸体没有找到。

这个人就是尼古拉·克罗斯雷。

尼古拉·克罗斯雷,十四岁,家住肯特郡,两个月之前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失踪。她的父母亲没有来找我,也没有去找其他私人侦探帮忙:这是他们的自由。警方对尼古拉·克罗斯雷案件非常重视。媒体也长篇累牍地进行报导,公众反应强烈。她的父母亲在电视上发布了感人至深的寻人启事。她失踪前的一系列活动被“案件观察”节目改编成一个短剧在电视上播放。另外,她的哥哥还建立了一个网站,专门收集与她下落相关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收到的信息虽然不少,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的希望却一次又一次变为失望。当一天清晨,有人在伦敦南部遛狗,被一具腐烂的女尸绊倒的时候,举国上下的新闻记者都认为死者就是尼古拉·克

斯雷。

我想起了可怜的詹尼思·列迪斯，想知道她是怎样面对这一打击的。我想对她表达我的同情，但又没有勇气拿起电话。她曾对我寄予厚望，而我却让她失望了。虽然我与林茨的死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她的母亲找到我时已经为时太晚，但我仍心怀内疚。

我打消了打电话的念头，又点击了几个新闻网站，想再找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但看到的内容都是对林茨的轻描淡写的惋惜和简短的事实描述。关于尼古拉·克罗斯雷的案件，还是以前的那些报导。我猜想，几天之内，《卫报》很可能会针对未破的失踪案件和青少年的离家出走事件大发一番感慨。也许，林茨的案件最终会真相大白，杀害她的人——如果他是他杀的话——将会被绳之以法。但那不是我的工作职责，这个案件现在和我没有关系，虽然它在我心头萦绕了一年多。

除了林茨的神秘死亡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让我深感困惑，这个问题与我个人密切相关。这就是，在我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可能已无法挽救林茨的生命，为什么我竟一直没有发现她的尸体？

詹尼思·列迪斯最多只会支付我一周的报酬，但是我为这个案子花了整整一个月——大多数时间都没有被计算在内。这还不说在休息时间里，我在这个案子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在伦敦四处查找，走访每一个认识林茨的人，打听所有与此案有关的线索。当时，有价值的线索非常少。如果她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或早有离家的念头，这些自称是她朋友的女孩子应该知道。我苦苦思考她出事前后的想法，并花了好几个钟头，一一踏访了她常去的所有地方，最后断定，她最钟爱的地方莫过于西顿哈姆山森林。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我经常前往西顿哈姆山森林。我肯定从她的身边经过了，彼此仅相距几英尺，甚至几英寸，可是我却一无所知。

我也有失败的案例。我不是一个无往不胜的侦探高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找到，我不是天才。察言观色、直觉判断、尾随盯梢都是常用的手段，有时候也会有意外的重大发现，但是你不能总指望什么意外发现。每当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一边，着手解决下一个案子。没有能够解决的案子总在我的大脑中萦绕，时刻困惑着我，但这不影响我承接其他新案子。但有时，这种挫折感异常强烈，让我寝食难安。这也许仅仅是

个时间问题,在去年一年里,我有好几个案子没有解决,没有帮助客户找到失踪的人,这让我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职业前途来。

也许,我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个行当。也许,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的成功大多缘于运气,而不是真本事,而现在,命运之神已不再垂青。

因此,我注定一文不名。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人到中年,我曾兢兢业业、坚持不懈地追寻昨日的梦想——立志成为一个优秀侦探,在伦敦设立自己的办事处!昔日的雄心早已付诸东流,我从来没有因此赚过什么大钱。这工作现在更像是一项自费的业余爱好。也许哪一天,我会停下来,真正学点东西,然后找一个自己擅长的新行当。

这时,传来一阵柔和而熟悉的脚步声,紧接着就是响亮的拍击金属的声音。这声音把我从忧郁的思绪中唤醒。猛然抬头,我看到了那个每天给我送邮件的邮差,隔着门上厚厚的毛玻璃,他模糊的身影就像是灰色的幽灵,逐渐地远去了。

我心中立刻生出希望,我迅速从座位上跳起来,一把将邮件拿在手里。这虽然有点过于急切,但对我来说,这就像准时到来的海潮一样难以自禁。虽然这几年大部分客户都是通过电话或 e-mail 联系,但是每天上午邮差送来邮件的时候,我都是满怀希望,激动不已,感觉某封邮件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可惜的是,这股热切的心情很少能够持久。

那天上午,最有趣的邮件是源泉出版社寄来的信。

撕开信封,里面有一封短信,落款是一个陌生人,他在信里告诉我,《劫持!》销售不畅,他们打算削价处理所有的存书,他们首先想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以两折的价格买下全部或部分书。订购数量以二十本为单位起订。来信的措辞非常客气,让我在本月底之前告诉他们需要的数量。

看到这个消息,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惊讶。我的这本书已经在市场上销售了很长时间了。这几年,大多数书籍一般只有短短几个月的生命周期,过后就永远地销声匿迹了。而我这本《劫持!》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将近六年了。源泉出版社以前是一家小出版社,经营方法很落后(向作者支付小额的预付款、利用个人关系拉拢作者和读者可随时从出版社订书)。去年他们被收购,成为一家大型媒体公司的下属出版社。我不能指责他们违约,自从那本书之后,我再也没有给那位埋头修改书稿的编辑寄过任何新作品。与当私人侦探的经历相比,我当作家的经历非常短暂,根本不

值一提。

我将未拆封的月度银行对账单推到一边，随手将所有的贷款广告、信用卡广告和个人理财广告堆放在沙发上，准备等到下一次倒垃圾的时候扔掉。办公桌上只留下网上服装销售公司 Lands' End 的商品目录和盖着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邮戳的浅蓝色信封。

不打开信封，我也知道里面的内容。看清楚信封上的字后，顷刻间，我的情绪更为低落。

生日快乐，儿子。

这又一次提醒我，自己不再年轻了。母亲提前两个星期送来了生日祝福。在信封里，母亲还附上了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一看见支票，我又是欣慰又是愧疚。欣慰的是，现在我有勇气拆开银行寄来的对账单了；愧疚的是，哪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还需要母亲的接济？

我真是没用。

我正寻思着将这些美元兑换成英镑，计算除去本月的各种费用后还剩多少时，一阵轻微的声音让我本能地抬起头。

透过门上的毛玻璃，我瞥见窗外有一个身材瘦小、穿着绿色衣服的人影。门把手的咔嗒声又响了起来。

刹那间，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脑海里闪现，恍若梦中的某个情节。我注视着门——门没有开，我竭力在记忆中搜索。

一阵敲门声，起初是迟疑不决，后来显得坚定有力，小个子的来访者敲打着门上的玻璃，想要进来。

我似乎依旧沉浸在过去的梦幻里。最后，我起身去开门。

一位小个子妇女站在门阶上，她最多五英尺高，身材纤细，身穿草绿色亚麻外套。头发的长度正好盖住双耳，深褐色的头发中夹杂有少许白发。她仰起精致的脸庞，睁着浅褐色的眼睛看着我。一瞬间，这双眼睛让我想起来詹妮·梅赛多——我生命中最爱的女人。

看着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片刻之间，深埋于心底的记忆捉弄了我。我愣愣地站在那里，无所适从，口中说不出一句话，木然地盯着对方，恍惚间，好像詹妮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的沉默让她感到有些紧张。她睁大了眼睛，身子向后倾斜了一下。“打扰了，我想找伊恩·肯尼迪，您知道他的地址吗？”言语中带着美国口

音,还隐约有得克萨斯州的鼻音——这也和詹妮有共同之处。

她的眼睛避开我过于热切的目光,开始打量我身后的接待室。与墙一般高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屋里到处是成堆的书和文件夹,就像是某个邈邈的大学生的公寓,或者是出售旧书的书店,总之,很难让人把它与私人侦探的办公室联系起来。

最后,我发现,除了身高和浅褐色的眼睛外,她与詹妮再无相似之处。虽然仍算迷人,但是看上去更接近五十岁,而不是四十。

“没错!你找对了,我就是伊恩·肯尼迪。”为了弥补刚才的失礼,我此时又显得有点过于热情。

“我是劳拉·伦斯基?”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用问调。很明显,她不相信我。

我退后一步,请她进来。“请进,对不起,门又给锁住了;我坐了一个小时,感觉今天有点疲倦。请坐,请坐!”

她进来后,我把门关上,然后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让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窗倾泻而入。转过身来,我发现我的客人仍然站在那里,这也难怪,房间里根本没有坐的地方:沙发上零乱的旧报纸和邮件广告还没有来得及扔掉。专门为客户准备的椅子上放着一份《奇异时代》,艳丽的杂志封面让我顿觉尴尬,我赶快把它们拨拉到一边。

“就坐这里吧,很抱歉,没想到会有客人来。没关系,有什么需要我帮忙?”

她往后退了一步,离门更近了——“我们预约过吧?”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呻吟了一声,心中的悔恨不由自主地写在脸上。我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多少潜在客户了,我可不能冷落了这位客户。

“劳拉·伦斯基,是这样,对不起,你是通过 E-mail 预约的。说你要在 8 点半到 9 点之间过来。今天上午我有点心不在焉,真抱歉。平时不是这样的,真的!刚收到一些坏消息……”我用手指了指电脑屏幕。“正在处理一桩以前的案子,我正在专心想一些过去的事情,不小心忘了时间。”

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解释似乎打消了她的疑虑,她的紧张情绪已缓解了很多。当我再次邀请她坐下时,她顺从地坐了下来。

我向办公桌旁边我的椅子走去,走到中间,我停下来。“我冲了咖

啡——”

“不，谢谢。”

“要茶吗？”

她轻轻摇了摇头，将肩上的大个皮挎包取下来放在膝盖上。

“这是草药茶。”

“非常感谢，”她瞥了我一眼，语气缓和了下来，“我很好。我得长话短说，因为还要赶着去上班。”

“好，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吧。”我坐在电脑旁边，打开了她的文件夹。到目前为止，她的文件夹里只有她发来的两封 E-mail 和我的回复。

“您要寻找您的女儿？”

“是的，她叫潘丽。”

“全名？”

“潘丽格林·亚历山德拉·伦斯基，我们平时就叫她潘丽。”

“多大年龄？”

“二十一岁，上周的生日。”

“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两年半以前，就在圣诞节前。”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感觉到希望极其渺茫。我不能接手这个案子。我不想再一次经受失败的打击。两年的时间太漫长了。

我的目光没有离开电脑屏幕，我委婉地说：“你知道，有时候，即使是几个月，希望都很……”

“可是，她失踪五个月后我们还说过一次话。”

我惊讶地看着她的眼睛：“你和她说过话？”

“在电话上。她给我打电话，是对方付费电话，从苏格兰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的。她说，她只说，她想让我知道她很开心。她还说，她爱我。”说到这里，劳拉的眼睛格外明亮，“我想办法让她继续说下去，让她多跟我说几句话，可是她不肯。她说她不能呆得时间太长。我们说了，不太清楚，大概有两分钟吧。”

“你确信是她？”

对方浅褐色的眼睛睁大了：“我的女儿我知道。”

“是，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无可奈何地抬了抬手，“我只